

任務

侯千城

行刊店書燕海

務

任

著 城 干 侯



行 刊 店 書 燕 海

• 1 9 4 9 •

任 務

著 者	發 行人	出 版 者	印 刷 者	刊 行 期
侯 干 城	俞 鴻 模	海 燕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	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	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一版

★有版權★

目次

一	矛盾	三
二	工作	一二
三	煩惱	三三
四	核心	二九
五	團結	三七
六	動員	四四
七	疑問	五一
八	信任	五九

九

比

較

+

立

功

+

復

仇

+

支

援

+

俘

虜

+

犧

牲

1001

九三

八六

七九

七

六四

『青島』部隊從運河東岸開到西岸馬村集的第二天傍晚，層層的白雲如同野馬似地急驟地馳過天空。強烈的夕陽斜照着濃綠的樹叢，灰黃的田野，靜靜的村莊。大地呈現着一種活躍的新生的氣象：明朗，清醒。

爆破班長曹斌由集鎮的南頭那個坍倒的土地廟跟前，挑着一擔沉重的火磚，呀呀地走向西面的石橋去。他很吃力地抬起頭來，向遼遠的天際一瞥，那深黃色的晚霞像在詔示他：明天不下雨了。他想，他們的工事構築不會受到天氣的阻礙。

在石橋上。政治指導員陳雨田捲起褲腳，光着兩條白淨的大腿，正從石橋底下爬上岸來。他的兩腿因着微風吹動河岸的蘆草，本能地抖顫着。

曹斌對於指導員親自下河築壩，是深受感動的。他放下擔子走前去很親切地說：

『指導員，冷嗎？』

『沒有什麼。上了岸倒覺得有些涼。』

陳指導員一面解下褲管很自然的回答；一面催促河裏的人快點上來，回去吃晚飯。接着，他說：

『曹斌同志，吃罷晚飯，請到我那裏談談。』

『好的。』曹斌說，『我們的材料還不够哩。』

陳指導員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，獨自地拎着駁壳槍，兩隻破舊的鞋子夾在腋下，慢慢地回到集子上去了。

曹斌立在河邊堤埂上的兩株矮小的桃樹旁邊，目送指導員的背影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時候在家種田的情景了。

河水伴着堤岸由北向南筆直的靜靜地流着。河水被微風吹動，捲起一陣漣漪在水面

蕩漾。河的對岸，是一片開闊地。

曹斌對着這種地形，是很有信心的。他認為在橋的兩側，修築橋頭堡壘，在橋下把壩築起來，再沿堤埂修築工事，任他敵人有幾個『新五軍』，都要把他阻住的。

河裏打壩的人一個一個走過他跟前，赤着脚回集上去；可是他班上派去籌借器材的人都還沒有回來，於是他又挑着籬筐搬運磚頭了。

晚飯後，天已經黑了。曹斌委託副班長陳友才在班上主持開工作檢討會，他就到連部去找指導員了。他在屋背後空場上，望見對面的草堆旁邊閃出來一個中等身材的黑影，接着問道：

『曹斌同志嗎？』

『啊，指導員！』曹斌親切地回答說，『我們回來太晚，弄得很晚了。』

陳指導員並未注意他的話是在表示歉意，隨着就靠近他跟前並肩地走着，談着。他首先告訴曹斌的，是團政治處已經來了一個通知，要在後天召集立功創模的討論會，並且要

他也去參加。主要檢討從縱隊英模大會以後，各個英模代表所進行的創模工作經驗，以及今後如何開展這一工作。最後陳指導員激勵着他說：

『曹斌同志！你是縱隊的戰鬪模範。依照你的看法，你們這個爆破班，可以不可以創造模範班？』

曹斌對於指導員提出的問題，是感覺很爲難的：在他的願望上，從他下班來就想創造模範班；可是從他工作的效果上來看，至今沒有找到一點頭緒。因此，要他回答這個問題，就不知從何說起；可是他的自尊心又不容許他說出一個『不』字。於是他斷然地答道：

『上級交給我這個任務，我是應當完成的。』

他在指導員面前如此表示肯定的態度，並不是他認識自己的爆破班已有足夠的創模的條件，而是任務要求他應當有這麼堅強的決心。

他們兩人在空場上來回地踱着，交談着，像一對年青的伴侶在傾吐滿腹的衷情一樣。滿天的星斗在明淨的蔚藍的天空眨着眼，窺視着靜寂的夜的村莊，照耀着他們的陰影在

黑暗中漸漸消逝。

曹斌回到班上，工作檢討會剛巧開完了。他們全班人聚集在那狹窄而又低矮的茅房裏。一盞若明若暗的油燈照着每一個人的臉頰，紅潤，喜悅。坐在麥草的地鋪上的小鬼方文元，看到班長跨進門，就高聲嚷道：

「班長！有什麼好消息？」

「好消息嗎？」曹斌帶笑地回答：「明早請你們吃豬肝炒腰子。」●

接着，全班人就像小學生離開課堂似的，嘻嘻哈哈地鬧開了。有的伸着懶腰，有的哼着秧歌調。高個子牛金用他那粗野的手捏住方文元的肩膀，要把他按在地上；可是方文元不聲不響地蹲下去，兩手絆住高個子的小腿，他猛不防地倒在地上。於是又是一陣歡笑鬧到門外去了。

● 部隊裏的南方戰士諷刺吃高粱、吃豬肝、吃煮黃豆、炒腰子。

『你們鬧什麼！人家都睡覺了。』

排長郭維新瞪着眼，從門口探進一個頭來，厲聲地喝止道。於是屋子裏的人就像俏皮的小學生看到老師來了，突然靜下來，一個個抓住脫在地上的鞋子走出門口去了。

曹斌和副班長陳友才也跟着走到門外來。他們立在門口的糞坑邊。等班上的人都回到房子裏去了，陳友才說：

『今天的會開得不好。』

『怎麼樣？』曹斌問。

『楊拐戰鬪解放來的吳長貴和蘇新華沒有發言，看樣子，情緒不大高。韋杰說，今天同去弄木料，他們兩人在保長家裏坐了許久才出來。』陳友才說。

『蘇新華嗎？』曹斌感到很突然似地。接着說：『他不是表現不錯嗎？上一次張得標企圖開小差，就是他報告的。』

『唔！人是變的。』陳友才很不以為然地說。

曹斌眉額緊縐着。他感覺這事是很傷腦筋的，於是懷着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情回到屋子裏。

吳長貴的頭靠着牆腳躺在地鋪上。他的兩眼注視着門外的夜的黑暗，像在思索難於解答的問題一樣。他的這種不安定的神情，更增加了曹斌內心的疑慮，他想，『那今天晚上還得留意。』於是他帶一種安慰的口吻對吳長貴說：

『老吳，明天我們要早起，睡下去吧。』

他說着就把擱在門角上的油燈吹熄了。睡在他旁邊的高個子牛金就像一隻豬似的，發出的鼾聲，隔幾間房子都可以聽見。在平常，曹斌對於他的這種習慣，並不感覺於自己有什麼妨礙；可是今晚上，對他有一種特殊的刺激似的，很不容易睡下去。於是指導員所說的『你們這個班能不能創造模範』的話，就像一枚針刺似的，時時在他腦筋裏穿過去。遂過來。他想到半個月以前，他和全縱隊的英雄模範一樣：胸襟上掛着一朵大紅花，走進那華彩眩目的天主教堂。那是英模大會的會場：門口紮滿了花球，掛着紅紅綠綠的燈籠。王司令站

在門口親自和他握手。那時，他激動得眼淚湧上眼眶來。他被不斷的掌聲迎接到禮堂上。之後，粟司令站在台上，兩眼時常釘住他：『你們是人民的功臣，是黨的優秀的幹部。』他望着，聽着，深深地感覺整個部隊是以他們爲骨幹的。第二天，江政委在座談會上號召大家創造模範班，他想，自己只是個戰鬥組長，創造一個班是做不到，不過下一次來，一定要多帶幾個人來。之後，他又騎着馬，和全師的功臣代表走着整齊的步調回到部隊來。團部立即派他做班長，並且連長親自到營部來歡迎他，幫他揹被包。由此，又使他想起在國民黨軍隊當兵的日子。他跟連長當勤務兵。有一天，他幫連長添飯，因爲腳被桌子旁邊一條繩子絆住，身子向前一傾，飯盤掉在地下。於是兩個耳光，立即使他臉頰發熱。他立在桌子旁邊，不聲不響地直至連長吃完飯，才被罵一聲：『畜牲，滾吧。』他這才低下頭，收拾盤筷悄悄地離開。現在他是戰鬥模範，人民功臣。他是在爲自己做事，應當完成上級所給予的任務；可是下班以來，他天天向班裏同志講粟司令怎樣號召大家學習、求進步。縱隊首長又怎樣親自幫他們掛上獎章。但是究竟如何進行創模工作，他到現在還是茫然的。

正當他的思想集中在創模工作上，吳長貴就在他的對面坐起來了。他的思想，突然被擾亂，變得緊張了。他想，吳長貴也許就在此刻要動作；但他又不好跟着起來。於是藉故地問道：

『老吳，你也沒有睡覺嗎？今天的鋪草上好像有跳虱，睡下去又被咬醒了。』

其實，他的沒有睡覺，與跳虱並不相干。目的是要使吳長貴知道他還醒着，不要起不良的念頭。接着，吳長貴答道：

『不。我起來小便。』

曹斌在黑夜裏目送他出去，又望着他進來。於是他想，全班十二個人：張得標、曾企圖、小差、吳長貴和蘇新華又起了不好的念頭。方文元是小鬼，副班長陳友才雖然有些辦法，可是脾氣壞，老是和人鬧不團結。只有小組長章杰和他合得來。這樣一個班，怎麼創造模範班呢？這一來，他好像一個人在爬山似的，愈爬愈高，愈感到不來勁了。他懊悔下到這樣一個難搞的班裏；但同時下班不久，又不好要求調動工作。於是他愈想愈覺得焦急起來。

二 工作

第二天拂曉。清脆而悠長的號音在迷濛的晨霧中波動，整個村莊從靜寂中甦醒過來。
曹斌模模糊糊地睜開眼，望着門外的月色和霧氣混合起來，如同白晝似的。他以為天大亮了，於是骨碌的跳起來。其實，連部還沒有吹起床哨子，班上的人也還縮在被子裏呼呼地睡着。他想，既已起來，就去找章杰把創模的工作商量一下，也是好的。

章杰和下半班睡在隔壁的槽坊裏。那槽坊是很小的。由於老百姓的一條騾驢子關在屋子裏，那股騾糞和尿臭，實在使人作嘔，再加上騾子的嘶鳴和牠那前蹄澈夜地在地上敲着『通通』的響聲，因而整個下半班就在這種不舒服的情況下度過一夜。

曹斌揭開那草簾從狹窄的門口伸進頭去：他們已經點上燈正在捆被包，準備出早操的樣子。他輕聲地喊道：

「韋杰，你起來了吧？」

「他在外邊放哨。」

副班長陳友才簡單的回答。

曹斌回過頭就直接走向崗位上去了。

韋杰站在一株高大的楊樹下。秋天的露水如同雨珠似的落在地上，發出「滴滴」的響聲。他把槍抱在懷裏，兩手縮在衣袖內，好像一個大木椿釘在樹下一樣。他的兩眼正視着西邊石橋的來路，時刻像在提防敵人來襲擊似的小心，謹慎。

「天已經亮了，收哨吧。」

這突如其來的熟悉的聲音，使他本能地回過頭來。他看到班長來收哨，就像在操場上「立正」太久的時候聽到「稍息」的口令似的，緊張的神經驟然感到輕鬆了。的確，人在緊張的情緒中，往往不覺得飢餓，也不感到寒冷；可是一鬆懈下來，他不由自主地打起寒噤來了。於是他抓住槍身轉過頭來，說：

『真像秋天了。』

曹斌並未注意他的話，是在說明天氣已經有些冷了，只按照自己所想的說：

『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昨天晚上指導員問我，我們這個班可以不可以創造模範班。』

『你怎麼答的呢？』韋杰說。

『模範班是要搞的，』曹斌說着，略停一下，探望了韋杰的眼色，接着說：『不過像我們這個班，唔，是不容易的……』

『什麼道理呢？』

『你看吧。副班長脾氣不好。方文元是個小孩子。張得標曾企圖開小差。還有吳長貴和

蘇新華……』

『咱想，這些都不關緊，關緊的是咱們有沒有這個決心。』

『只靠你和我兩人，恐怕搞不起來。』

『咱們兩人是不管的。咱們拿到小組裏去討論，看大家是個什麼見解。你想想吧，咱從